

續伯雄先生發言

[一]中共領導人在說謊

1. 中共領導層，把愛國學運稱為動亂
2. 中共領導層，一再說明參與學運民運者不追究、不秋後算帳
3. 袁枚說死亡僅300人，其中學生23人
4. 楊尚昆說軍隊不會對付學生
5. 聶榮臻、徐向前說軍隊不會對付學生，誰向學生開槍就槍斃誰
6. 鄧穎超說，若向學生開槍，她就脫離共產黨。

[二]學生僅是要求體制內改革

1. 學生要求很單純，僅要求整肅貪污官倒，仍舊擁護共產黨，並沒有要求推翻共產黨
2. 四月十九日鄧小平講話說，對於胡耀邦的功過已定案不能改變
3. 動亂，是中共一步步逼出來的，不是學生造成的
4. 袁枚稱1988年共設2800個監察組織，共收 720,000舉發案，其中55,000係官倒，已關75,000人
5. 大陸順口溜「官倒官倒，不打不倒，如果不倒再踢兩腳。」「大倒搞報告，中倒做檢討，小倒帶僚銜。」。

[四]北京學生要撤退

北京學生疲倦不堪，要求作持久戰不作消耗戰，要組成 158個宣傳隊，向全國宣傳，但工人反對，外地學生也反對。

[五]應如何對待學運

讓在美、大陸、香港及台灣的同胞，團結一起，成立民間組織，長期檢討學運事宜，同時，讓大陸同胞站在前方，台灣、香港、海外為幕後，減少中共藉口，有助於下次學運的成功。

記威廉學長的一生 (二)

■趙曾珏 (上海電機1924) 1988.10.16日

在這深秋的時節，憶起可愛的同學程威廉兄，已逝世十稔，正心有萬馬奔騰懷念熱烈，想到他的多才多藝，熱忱為公，不禁口占了四句：

「價值人人有，為公實可欽。
懷君文與質，日月憶何深。」

因此我雖在百忙中，不得不抒發我對於威廉的認識與感想。我們的認識比任何朋友為早。因為他的家翁振鈞先生擔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。那時一九二九年吾方往哈佛修業回國，受聘為浙江大學教職。所以能有機會與振鈞先生，親身聆賞。他們是安徽的望族，績學之家。振鈞先生留英，專攻土木，但因家學淵源，他的書法俊美，文字挺秀，純然有儒風，一生為國。威廉有一個哥哥，還有弟弟杭生及妹妹，但父母最歡喜威廉，因他最有禮貌，有孝悌的秉性。振鈞夫人常攜威廉至舍間，每每說起威廉讀書認真，有志氣。振鈞先生嗣赴南京任實業部工業司司長。我因中國工程師學會在南京舉行年會，又得晤振鈞先生，得知威廉發奮向學。吾在此又擬提出威廉的傑出之處。

吾嘗論吾人立身處世、應「文」「質」並重。威廉兄所專長為「運輸」，乃是一種管理的科學，可稱為「質」，但是他能文藝的表演及具有助人，愛人，克己為公的崇高的精神。這是他「人文」的修養。他一身的工作在管理，推動，及發揚運輸事業。抗戰後期，吾在重慶遇到他，他已由交通大學畢業後，在公路總局服務，漸露頭角。一九四九年起，吾又遇威廉兄在紐約招商局辦事處為主任周賢言的左右手。吾最佩服他的辦事精神，敏於事而慎於行，一掃官家習氣。那時在一九五八年，正值台灣的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成立不久。在美國所捐到的儀器設備，一律托招商局免費水運至台灣。威廉兄知無不辦，辦無不妥。交大電子研究所，能自一所的成就擴充至若干所，最後能升為國立交通大學，威廉實有莫大的貢獻。這並非威廉為交大而如此熱忱，其實他對一切運輸的顧客亦皆如此。

第二點，威廉因欣賞京戲，而自動參加京戲在美國的文化運動。吾每與他談到京戲，知道不但這是他於業餘的消遣，實在寓有高尙的文藝精神，乃知他有「文」的修養，因為他有豐富的感情，及藝術的欣賞與身體力行，所以在紐約的雅集國劇

組織，他實在是一個重要份子，他們實在引起美國社會欣賞中國文藝的價值。他深刻的認識，文字的表情能力，實在有限。要更有力的表達，應該在衆目睽睽舞台上。他又練唱，有相當的造就。原來唱工與做工乃是兩種表情非常豐富的言語。因為這種領悟，凡是雅集演出，吾總是攜眷或邀親友及美國學術人士前往欣賞。也有很多次，因為交大募捐，特請雅集演出，威廉無不竭力籌劃一切。這種急公好義，同心協力，與組織的精神，使我們永遠懷念威廉！

最後我知道威廉的子女，在威廉夫人的撫育之下，均已大學畢業，服務社會，前途無量，可說「哲人有後」。

編輯委員按：

經79年7月6日編輯會議決定，由於稿擠，故“由美洲校友會所提供，有關威廉學長的一生之報導文章”，僅在335期刊登趙錫成學長的作品，並於本期刊登趙曾旺學長的作品，以示代表，其餘的文章僅列出目錄並存檔，歡迎有興趣之校友索取COPY版。

- 楊天一 憶念威廉學長
- 劉淵 常在懷念中的威廉兄
- 施龍 追思威廉兄
- 佳源 懷念威廉學長

找人的缺點好，還是找人的優點好？

■ 邱思昱

「沒有找不到缺點的敵人」。的確，再好的人，也有弱點；只要針對他的弱點，不難傷及要害，予以摧毀。於是，大陸淪陷了。

稻子，比起周遭的野草來，抗旱能力、生長能力、繁衍能力……可謂樣樣不如，樣樣是缺點，但它卻有一項優點——提供人類需要的米穀。我們利用它優點，終於使它出人頭地，超越野草。

追念先夫葉樾生君

■ 葉孫鎔

先夫葉樾生，係浙江省象山縣人，生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八日，其父廷芳公又號瑞甫君，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前身的南洋公學，經營航運及鹽業公司，鴻圖大展，業務發達，不料積勞成疾而去世，享年僅五十有六。家道中衰，全家生活均賴其母俞太夫人獨立支持，太夫人上侍翁姑，下撫五男二女，井然有序，為鄉里稱道，先夫事母至孝，以報劬勞。一九三八年先夫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後，歷任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台灣特派員，台灣紙業公司業務處長，及台灣大肚紙廠副廠長公職，隨後又從事私人企業達二十年之久。

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他因痔瘡開刀後遵醫囑回家休養，不意在回家後第二天六月五日清早就發現他已在睡眠中去世，留下地上一切勞苦，歸回天家，他竟不留下一語離開了我，離

開了他所疼愛的兒女和家人，離開了一切親友，言之悽愴！

我與先夫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經交大同學好友胡旭光兄介紹，（胡先生在華盛頓外交任所去世。）在上海結婚。育有兩男兩女，現均各自嫁娶，成家立業，我倆多年相處，感情甚篤，出入相伴，很少疾言厲聲相向。先夫照顧我，尤為周到，我第一次懷孕後兩個月時，忽然肚子隱隱作痛，難以步行，他就心急如焚，立即為我就醫診治，結果找到一位日本老醫生，經檢查後得知為盲腸炎，隨即開刀，使病得醫治，孩子在腹中四個月大亦保全無虞，由這一件事足以說明他對我愛護有加，而且立時行動，否則以一懷孕之身，患有此病（那時醫藥並不發達）若照顧不周，稍延時日，病情勢必惡化，醫治必不如此容易，且我身體一向軟弱，盲腸炎得到